

論

語

旁

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三

閩長樂梁章鉅撰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 皇疏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名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鄭氏汝諧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 馮氏椅曰前篇論政政莫先於禮樂故通前篇末二章皆記禮樂之事也

孔子謂季氏章

孔子謂季氏注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馬注以季氏爲季桓子邢疏云經但言季氏知其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

八佾舞於庭

注

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

數如其份數或曰每份八人未詳孰是 按前說本白虎通禮
樂篇以八人爲行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何休杜預
皆據之謂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
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後說本左氏隱五年傳疏引服虔云
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是也沈約宋書樂志
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
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白天子
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
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乎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
成八溢卽八佾也春秋繁露篇云舞溢貝舞溢方舞溢楸舞
溢衡皆以溢爲佾可虞異聞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注

孔子言其此事尙忍爲之則何事不

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 邢疏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
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此集注所引或說也 毛
氏奇齡曰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鑿鑿不從亮啟鑿曰是
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王其詔亦云是
而可忍孰不可懷皆用邢疏與集注異毛氏又曰季氏大夫
亦何得遂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
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卽
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卽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
叔牙季友三人旣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爲季氏
專廟凡此皆漢晉唐宋諸儒無一解者蓋魯爲宗國以周公
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爲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
所自出

見大傳

因立文王廟於魯

見史記

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

王廟

見左傳

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

禮樂者以出王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魯桓公

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

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

見郊特牲

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

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

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

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

用之卽周公太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又用及羣宮乎故

昭十二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

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

之嘆同意

以雍徹

注

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

任氏啟運四書約旨

云雍本武王祭文王之詩此朱子說序謂禘太祖則詩止言文考
文母並無一言及帝嚳后稷似非也疑是魯以禘禮祀周公
而推本文王遂假此詩以爲禘祭之樂而後儒因誤以爲禘
太祖耳又按此詩言有來言至止言於薦亦全不似徹饌之
詩周禮樂師及徹帥樂士而歌徹疑別有徹詩而說者因此
雍徹之文遂以雍詩當之也

奚取於三家之堂 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堂卽是廟堂前有
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 戚氏學標曰廟制室外爲堂堂
外爲庭樂貴人聲升歌在上故曰於堂歌時無八音之雜奏
明明可辨故詰以奚取

人而不仁章

注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仁心亡矣又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又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 趙氏順孫曰游氏言心程子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而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在內者李氏專指禮樂之用在外者三說備然後體用全內外備仁與禮樂相資以行之義可見矣

注李氏曰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

也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

按皇疏云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

王者禮樂其心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集注意與之同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與其奢也寧儉 任氏政運曰儉是節制不是吝嗇奢是侈大不是繁華與下戚字易字一例總在性情上看前篇注儉節制也此篇無異訓可見范氏儉者禮之質楊氏禮始於飲

食云云則奢儉止在物上較量失其旨矣

喪與其易也寧戚

注

易治也

包注易和易也集注解異而義

長卽檀弓所謂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俞氏琬書齋夜話云

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而誤義雖通而說則鑿矣

夷狄之有君章

注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又

尹氏曰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趙氏順孫曰

程子似責在下者陷於無君之罪尹氏似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其實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皇疏云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又引釋惠琳云有君無禮不如無禮無君刺時季氏有君無

禮也邢疏云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
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按包注但云亡無也未見得與邢疏必同周召之年豈可
謂之無君故集注不用之

季氏旅於泰山章

注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馬
注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集注
同之 朱氏彬經傳考證云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
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龜蒙鳧繹之比惟天子
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
林放知問禮故舉以厲冉有之詭隨也

女弗能救與 皇本作汝不能救與 張氏甄陶四書翼注云

冉子得政於季氏在哀公十一年是時孔子不與政無事權
在手故但使冉有救正之他日夫子有言曰非其鬼而祭之
詔也謂季氏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謂冉有也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釋文云嗚呼本或作烏乎 韓
李筆解云謂當作爲闕里文獻考云林放字子邱或曰孔子
門人近錢唐成君城泰山郡志云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
傳爲林放故里余按宋刁衍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
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

君子無所爭章

揖讓而升下而飲 集注以揖讓而升爲句下而飲爲句王注
則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則以升下相連爲文皇

邢二疏同按王注與鄭注禮記射義同與鄭箋實之初筵異
皇邢疏兩存之集注則用鄭箋也 方氏樞旭曰此文見論
語禮記二處禮記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釋文揖讓
而升下絕句而飲爲句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謂既以禮升降
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必爭中却非言揖讓而升射
故鄭注禮記言亦以明之則當如釋文讀作揖讓而升下句
而飲句矣惟鄭箋詩實之初筵引論語作下而飲與注禮異
今讀論語者乃多從詩箋則揖讓升下與飲射爵時事兩相
隔越而於上下爭字亦並放空且如其說以揖讓屬升射下
爲射畢揖讓尙是揖讓而升下不可以升字絕句也既引大
射禮升飲事則明是升而飲又何得曰下而飲乎

巧笑倩兮章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注

此逸詩也

馬注此上二

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四書或問云或謂此

卽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刪朱子曰此句

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

七句不應此章獨多此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注

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

馬注倩笑貌盼動目貌陳氏

啟源毛詩稽古編云韓詩以倩爲蒼白色盼黑色毛詩則以

倩爲好口輔盼爲黑白分勝韓義矣集注亦據毛義也

繪事後素

注

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釋

文云繪本又作績同按今考工記作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

引論語亦作績事後素鄭注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

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注亦云素白采也後布之集注

不用其說蓋據禮器白受采也 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夫巧笑美目是素地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若考工記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五采素功乃其一蓋施粉之采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與論語絕不相蒙 凌氏廷堪校禮堂文集云朱子不用舊注以後素爲後於素於考工記註亦反之以後素功爲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近儒皆以古訓爲不可易而于禮後之旨則終不能會通而發明之故學者終成疑義竊謂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尙如此先布衆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卽考工記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獨以素爲絢故以爲問子以

繪事後素告之則素以爲絢之理不煩言而解矣子夏禮後之說因布素在衆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繪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是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卽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卽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本非深文奧義也何氏集解云以素喻禮

但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義毛氏惠氏戴氏雖知避舊注而解因素悟禮之處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禮爲五牲之節故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 張氏甄陶曰凡論孟學庸之引詩無與毛傳相同者蓋各以意爲之說至子夏乃求其端緒爲之成說詩經大序昭明文選定爲子夏之文詩小序得之子夏門人五傳而至毛亨毛萇卽大毛公小毛公也東漢徐防云紹述六經成於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夏禮吾能言之章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 詹氏道傳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自夫

子錄詩已亡其七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魯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經書予以貶之又可見賢者已不足徵閻氏若璩曰杞不足徵人皆以行夷禮當之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卽今開封杞縣索隱云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遼桓六年淳于公卽經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并之杜元凱曰遷都於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爲城焉杜元凱曰又遷於陽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卽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址宛

然緣陵杜止注杞邑臣瓚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蓋杞當春秋時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此文獻所以無徵之故歟

注徵證也 包注徵成也邢疏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訓徵字殊晦未若集注之顯而直也 邢疏徵成釋詁文按今爾雅亦無此文 王氏楙野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據之杞之宋之文知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蓋當各於言字上點句之字各連下爲句

禘自既灌而往章

注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然非禮矣四書或問云先

儒以禘爲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未
毀廟之主禘則各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惟趙伯循
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禘之爲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
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爲其
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爲得之 毛氏奇齡曰此本王者大

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賜以

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

見左傳

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

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一嘆正同 孔注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
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按禘禘之禮皆爲序昭
穆何必待灌後而始明故集注不用其說

注 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輔氏廣論語答問云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皆諱憚息之失雖小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蓋聖人於人既往之失常有覆護之意而於人方起之病常有拯救之心此乃天地之心也

注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至所以深歎也 輔氏廣曰此謝氏併前章迴釋之以見此二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章

或問禘之說 此禘亦是指王者之大祭江氏永曰趙伯循解魯禘謂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可疑魯本禘周公非禘文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

禮記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又言其服器樂舞皆極其盛此魯禘之僭也若文王本有其廟謂之周廟祭周廟時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豈迎文王之主就食於周公之廟乎且白牡之牲爲周公非爲文王也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蓋魯禘行之於秋嘗之時故記云夫大嘗禘升歌清廟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云季夏六月也然則言禘文王者於經傳似無據矣按此說甚辨然既有周廟爲文王廟則魯禘自應卽在文王廟趙說惟周公之廟四字爲可議其實此處禘字自屬不王不禘說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

指其掌

注

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包

注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耳集注同之 洪氏頤煊曰禮記中庸治國其

如示諸學乎鄭注讀如實諸河干之實實置也物而在掌中
易爲力者也包注指示二字連文義不可通當從鄭注

祭如在章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 孔注祭如在句謂事
死如事生祭神句謂祀百神程說同之

吾不與祭 注言已嘗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 輔氏廣曰有故

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按包注云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
祭使攝者爲之有故卽兼或出或病二義輔說未免忘却古
注矣

王孫賈問曰章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何謂也 注王孫賈衛大夫

皇疏王孫賈周靈王之孫名賈是時仕衛爲大夫又引樂

肇云與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
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

注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 孔注與內也以喻近臣竈
以喻執政接近臣無所指故集注不用而以與喻君以竈喻
權臣於當時情事爲近矣

獲罪於天

注

天卽理也

孔注天以喻君集注不用其說按王

孫賈之言其病全在媮字故集注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媮
竈亦不可媮與則以與喻君說較舊注爲優 毛氏奇齡曰
先儒解獲罪於天曰援天道以歷衆神衆神謂室神與竈神
也則亦非以天喻君矣 周氏柄中四書典故辨正云子見
南子子路疑其求仕也然當是時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
疑之矣媮與之諷始指南子而言也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

卽獲罪於天之意與者室中深隱之處以比南子寔是明處
蓋謂借援於宮闈之中不如求合於朝廷之上耳 任氏啓
運曰或謂王孫賈在衛算不得權臣當時市權只有彌子瑕
一人或是他自家欲酌所媚而問耳此說與注雖背然於時
勢頗合附存之

周監於二代章

注 監視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 孔注監視也邢疏言
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殷二代迴視二字義殊粗淺
故集注但同孔注

郁郁乎文哉 汪簡云古論語郁作械按說文械有文章也郁
卽械之省耳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

注大音泰大廟周公廟

皇本大作太釋文太音泰

包注太廟周公廟集注同之按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廟禮記明堂位亦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每事問

戚氏學標曰顧瑄屏謂此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

問也

注此蓋孔子始仕之時人而助祭也 四書或問云何以知其

爲始仕時日以所稱鄉人之子觀之則爲少賤之時無疑

孰謂鄉人之子 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左傳鄉人紇唐石經及

宋本皆作聊鄆道元引作鄆始與論語同聚字古或省文作

取說文聊魯下邑孔子鄉 按邢疏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

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鄆邑大夫左傳稱鄉人紇故此謂孔

子爲鄴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卽此類也洪氏頤煊曰左氏文十五年傳卞人以告杜預注卞人轉卞邑大夫昭九年傳周甘人與晉國嘉爭閭田杜預注甘人甘大夫襄也二十一年傳厨人濮杜預注濮宋厨邑大夫皆是

射不主皮章

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 江氏永曰此非儀禮經文乃鄉射篇後記之文也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按註雖以三射爲禮射其實唯大射之候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川賓射之候亦無皮也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主於貫革 凌氏廷

堪曰周官鄉大夫鄉射五物之序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于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馮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于禮又取其節比于樂也比于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于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

釋可知矣鄭氏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已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尙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于禮節比于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自劉原父七經小傳不用舊說而以下句解上句後儒因之遂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如是也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乎

爲力不同科

注

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

馬注爲力力役之事

亦有上中下設三科故曰不同科按此以力役與射對言集註不用其說蓋據劉氏敞七經小傳也趙氏佑曰一則教民

以禮一則使民以義警說未始不可存

注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至於貫革又周衰禮廢列國

兵爭復尙貫革故孔子歎之劉氏履物秋槎雜記云考工記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革謂干櫛質

木槌樂記貫革注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

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

革義由基之射七札是也是主皮非貫革矣案周禮以鄉射

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

有侯鄉大夫用此鄉射之禮詢衆庶衆庶卑無侯故張皮射

鄉射名禮射張皮射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禮射二

番不勝仍待後番復升射主皮之射則勝者復射不勝者不

復射是尙力也故鄭注謂主於獲此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

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復射不尙力也爲力不同等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注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鄭

注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此集注所本也 劉氏台拱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郡鄙頒告朔于邦國鄭注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云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于諸侯穀梁文六年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

爲政于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于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褻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牽天子之于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于諸侯若類問賀慶賑賻贈禴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

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况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闕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 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文十有六年夏四月公四不視朔不告朔故不視朔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然則告朔之廢始於何時蓋自昭公遜齊季孫專魯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雖不行而羊尙存使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立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尙存乎唯其廢之未久故有司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之告而今之不告也遂憤然欲去之耳

毛氏奇齡曰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易者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注謂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於是以前羊作獻謂之俵羊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

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
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
無干涉告朔有羊視朔無羊故曰欲去告朔之餼羊也

爾愛其羊 皇本爾作汝唐石經作女漢書律歷志注引亦作
汝

事君盡禮章

事君盡禮 注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

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 黃氏名舜祖字 穆道三山人 邢疏言若有人事

君盡其臣禮謂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無禮之人反以爲

諂佞也此說可與集注相輔而行 葉氏夢得論語釋言云

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孔注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邢疏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 趙氏順孫曰夫子之言因定公而發恐亦有此意專以警爲君者也

關雎樂而不淫章

哀而不傷

注

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

毛詩序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又注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按二義皆回穴難通惟集注以詩詞兮配哀樂悵爲近理然寤寐反側可言憂而究不可言哀至程大昌聲音之說則尤爲無據矣 劉氏台拱曰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惝以

緩哀與樂相反也。噍殺與暉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爲性情之正？又何以爲聲音乎？推尋衆說未得所安，因竊以己意妄論之。曰：詩有關雎樂，亦得云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人升歌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云：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

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曲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

注

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釋文云社鄭本作主左氏文二年經丁丑作倍公主正義引亦作哀公問至於宰我按孔注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邢疏云但用其木以爲社主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至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以爲宗廟至今所不取周禮大司徒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此皆集注之所本也 鄭先生曰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曰問於兩社定公五年

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兩社亦聚民警戒之地也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皇木栗下有也字白虎通社稷篇引尚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之禮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許慎五經異義云哀公問王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澠鎬宜栗也何休公羊文二年傳注云松猶容也 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勉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主天正之意也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方氏觀旭曰哀公欲去三桓

張公室宰我皆以使民戰粟勸之斷也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周禮云大軍旅莅戮於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君臣密語隱衷可想本非臆見附會夫子成事遂事云云必指一事而言緣君臣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而不顯言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鄭氏汝諧曰哀公心存殘忍以粟爲使民戰粟宰我聞之而不復辨是以責之曰汝欲成遂其殘忍之事故不說不諫乎汝以失之於旣往而不復咎之乎按此是別一義似與經文未能恰好姑存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

管仲之器小哉 惠氏棟曰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

子辨之

管氏有三歸

注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四書或問云三歸之爲

臺名何也曰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韓非亦曰桓公使管

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

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不以處

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爲僭上失禮與塞門反玷同科矣

今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按

說苑善說篇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集注所本

惟包注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朱子不取其說

孫氏志祖讀書勝錄云三歸之爲臺名是也然所以名三歸

者亦以娶三姓女之故如詩衛宣公築新臺於河上以要齊

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以娶孟任之類 梁氏玉繩

記云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策周策皆以爲三姓女惟朱子從說苑以爲臺名翟灝以管氏本書輕重篇證之三歸詩一地名蓋其地以歸之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按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曰公曰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子外儲左下及雜二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據此則爲地名者近之史記公孫宏曰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亦是言其侈富也程氏大中曰仁山金氏謂算家有築三歸臺法與此章書旨無涉

焉得儉 皇本儉下有乎字

然則管仲知禮乎 皇本然則上有曰字

孰不知禮 皇本禮下有也字

有反坫注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此本鄭

注 黃氏震讀論語日鈔云鄭氏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與按郊特牲亭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爲屏以反坫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關食之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僕於西坫上是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坫亦有東西南北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駉驥院牛羊司與凡營壘都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反坫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耳然以坫之反爲爵之

反似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
注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至坫言非至爵
言也反始向外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
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向外之室與世遠不可知若據郊
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連則論
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侈僭之事也

注

揚雄所謂大器 張氏存中曰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
而衛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
治人之謂大器

注

桓公內嬖六人 張氏存中曰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
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
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

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子語魯太師樂章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

注

大音泰

釋文大音泰皇本

大作太也下有矣字

從之 釋文云從何讀作縱按後漢書班固注引亦作縱

以成 皇本成下有矣字

注 大師樂官名 閻氏若璩曰集注於魯大師云樂官名於師

冕云樂師辨者余謂前注不備按鄭康成周禮大師注凡樂

之歌必使辨瞽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少師管杜蒯曰

曠也大師也賈疏以其無目無所視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

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辨之中命大賢智爲大師其次賢智

小者爲小師其餘爲辨瞽也又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

小者爲小師其餘爲辨瞽也又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

長故凡國之藩矇屬焉而受其政教故注爲未備也 按集注直用何解語不過未備若邢疏云猶周禮之大司樂則語混矣故集注刪之孰謂集注可輕議哉

儀封人請見章

儀封人 注儀衛邑 鄭注儀蓋衛邑集注據之邢疏鄭氏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 焦氏循曰後漢書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至齊非此地可知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卽浚儀而鄆氏非之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當在今祥符蘭陽之間故闕氏四書釋地以爲衛儀邑在開封蘭陽縣西北二十里然此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故鄭云蓋者亦

疑詞也 閔氏若據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
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
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
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
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二十
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或先至國而後儀邑或
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
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去位失國也天將以夫子
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魯一國已乎
其語與情境正合

君子之至於斯也 皇本也作者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皇本無也字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孔注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邢疏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以金鐸通鼓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吳氏昌宗曰邢疏云金鈴木舌朱子則云金口木舌蓋鐸音出於口說文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以振武事惟司馬行軍執之木鐸以振文事其用最廣禮檀弓執木鐸以拘於宮所以示刑禮也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所以示禘禮也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所以備昏禮也書久征每歲孟春道人

以木鐸徇於路所以敷命也周禮天官小宰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官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地官小司徒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秋官小司徒率其屬而觀形象合以木鐸士師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小宰官正治官之屬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小司徒冠士師司烜刑官之屬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故皆用木鐸焉

注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輔氏廣曰本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周氏柄中曰木鐸注有兩說揚子注言學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

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以金口木舌爲
駕說正注中後說所本當從之乃知封人知天處若泥得位
設教之解則封人之言終不驗且何必以木鐸爲言也劉公
是七經小傳曰言喪不足思是乃天下久無道而天以夫子
爲木鐸於其間故使之數失位周流也閻潛邱亦以失位去
國周流四方爲言與情境合並同後說 又曰春秋演孔圖
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此
卽孔注所云制作法令以號令於天下者蓋謂聖人雖不得
位必爲天下制法斷不空生與封人何患於喪天將以爲木
鐸之語意正相脗合也

子謂韶章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錢氏大昕

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惟宋景佑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王氏念孫曰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是矣字可知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亦是矣字之證也顧氏炎武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也則知天子言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焦氏循曰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

周語

文

周公成文武之

德卽成此未盡善之德也

居上不寬章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 皇疏此譏當時失德之君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
不畏朝廷而不恭吾無出知之矣 鄭氏汝諧曰刑政法度
修矣不寬非所以利下威儀文物備矣不敬非所以爲禮棺
槨衣衾美矣不哀非所以居喪寬也敬也哀也皆由心之發
也凡不出於內心其末不足觀也

注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
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陳氏大祥曰不
正責其現有之過却欲別觀他處得失亦迂濶矣居上福隘
而不寬爲禮傲情而不敬臨喪無哀戚之容今人中似此者
甚多見其情態者無不惡之夫子之言亦只是惡其現有之
不寬不敬不哀而不欲觀非謂無此三本無以觀其他所行

之得失也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四

閩長樂梁章鉅撰

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 馮氏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此篇首記論仁故以次論禮樂之後

里仁爲美章

里仁爲美 皇本美作善

擇不處仁 鄭注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 張衡思元賦匪仁

里其焉宅兮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思元賦注並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王氏應麟曰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葉氏夢得論語釋言同按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孟子亦作擇趙岐以箇擇爲訓故集

注因之 四書或問云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今直以擇
鄉言以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
爲文恐聖人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姑借此以明彼耳
焉得知 皇本知作智按釋文知音智蓋本一字而今論語智
俱作知惟皇本俱作智餘仿此不復出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注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
矣又謝氏曰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
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
然未免於利之也 包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注
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邢疏言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
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按此謝說所本然視知者身分太

卑惟朱子深淺之分語意較渾似不失聖人口吻 邢疏又云此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表記正同理亦不異 曾子立事篇云仁者樂道知者利道

惟仁者能好人章

注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又游

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 孔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按集注似與孔注不同而其實正相發明也蓋惟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非公正同情而何哉 苟志於仁章

注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 孔注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集注意與之同 釋文云惡如字又烏路反

蘇氏轍論語拾遺云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惡謂烏路反 鄭氏汝諧曰志於仁者無一念不存乎仁其視萬物同爲一體體有貴賤皆天理也世豈有好耳目而惡足髀者哉民之秉彜與我無間不仁而喪其良心矜之而已雖謂之無惡可也曰能好惡人所以明性情之正曰無惡所以明體物之心 按蘇鄭之說皆讀惡爲去聲用釋文後音也然朱子嘗答張敬夫矣曰此章惡聲只是入聲 任氏啟運曰仁字與道字不同道字濶凡當行的都喚做道故尙有恥惡衣惡食的人仁字切故志仁便無惡也

富與貴章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又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注 謂不當得而得之 按不以其道得富貴旬易解不以其道得貧賤人多

疑之何解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
得之 黃氏幹曰世之得貧賤之道多矣如不守繩檢博奕
鬪狠奢侈縱肆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謂無此等事
而爲水火盜賊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皆非以得貧賤之
道而得之也 朱子文集程允夫言此當以不以其道爲一
句得之爲一句先生批曰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成文
理 王氏若虛論語辨惑云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
字非衍卽誤也如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其道得
貧賤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又安
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
之辨焉 鄭氏汝諧曰說者謂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
道非也聖人嘗言得矣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曰先事後

得得之爲言謂於利有獲也兩言不以其道得之初無二意若曰富貴困人之所欲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得則可富貴矣然君子不處此富貴也貧賤困人之所惡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則不貧賤矣然君子不去此貧賤也以富貴貧賤反覆見意欲人人知此理是以互言之也

我未見好仁者章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漢石經無上者字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皇疏言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又引李充說亦略同語晦而意淺故集注置之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注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皇本
矣作乎孔注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
我未之見也按爲能有爾四字語晦邢疏闕之曰蓋有能爲
之者但我未之見也此與章首我未見意似複故集注不從
語錄云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指此等人也

人之過也章

人之過也 皇本人作民

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黨類也又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

之仁不仁可知矣 孔注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

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此與集注微異其義近偏而於皇本

作民之過也意却相近 皇疏云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

言人之過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攻邪爲義失在於寡

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
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毛氏奇齡曰史稱陳仲弓外畧非
吏此爲本司受過又劉宋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
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
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
葬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
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裔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
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歎曰操以親故受汙辱之
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於事者然皆但言
知仁並無言知不仁者 吳祐事集注亦載之 陸氏采治城客論云斯
知仁矣仁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誤

朝聞道章

朝聞道夕死可矣

注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

漢石經矣作也何

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那疏云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
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 孫氏奕曰孔子豈尙
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蓋憂天下如此
其意此亦本舊注而集注不從

士志於道章

而恥惡衣惡食者 四書或問云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
求飽求安之累乎曰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
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
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釋文云適鄭本作敵莫音慕皇本

亦讀作慕謂無所貪慕也比下有也字 惠氏棟曰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赴於適者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閉戶李斯傳皆畔不適荀子君子篇告無適也皆讀作敵

注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又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 皇疏引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邢疏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相親也按此義殊淺且與何解又異故集注不從

君子懷德章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注 懷思念也 孔注懷安也皇疏君子安於有德之事小人惟安於鄉土邢疏懷土謂安安而不能遷按孔注訓懷爲安與集注思念義殊而意則相足皇邢疏以

安爲鄉土不若集注溺其所處四字所包者廣也 皇疏載

又一說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
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故李充曰凡言
君子者德足軌物義兼君人不惟獨善而已言小人者向化
從風博邇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
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太
王在岐下輦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
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注 懷刑謂畏法 孔注懷刑安於法也包

注惠恩惠也 趙氏順孫曰畏法之解最確管氏所謂威畏

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是也 按孔注以懷刑爲

安於法皇疏以安於法則釋之雖亦一義然漢石經此刑字

作刑說文刑罰舉也國之刑罰也從井刀以刀守井割其情也字義與刑有別則作法則解似尙未安翟氏灝曰學齋佔畢謂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倣之字形既失論遂緣之而起矣皇疏又一說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下民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思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鄭氏汝諧曰上有德則禮義明教化行固君子之所安也上有刑則善有所恃惡有所懼亦君子之所安也小人則不然有土以居之則苟安重遷德則非所知也有惠以私之則樂其所養刑則非其所利也君子小人識慮之遠近用心之公私於此分矣當時之君既無德政又無刑章何以安君子爭城爭地民不得一日安其居重征厚斂未嘗有以惠其下又無以安小人矣君子小人

皆失其所是以微示傷歎之意也 陳氏天祥曰集注既以懷爲思念而四懷字之解意却不倫蓋德不可說爲自己之德刑與德皆當歸之國家德與德之流行同蓋謂國家之仁政也刑與刑于四海同蓋謂國家之法則也土謂國土惠謂恩惠此言君子小人志趣不同君子之心普及於衆小人之志專在於己也懷德思念養民之仁政也懷土思念便己之國土也懷刑思念齊民之法則也懷惠思念私己之恩惠也
放於利而行章

注 孔氏曰放依也 孔注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集注用之
毛氏奇齡曰孔安國訓放爲依並無他據後見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鄭注有云梁木衆木所放謂榱桷皆依梁以立比衆人之依夫子始知俗以安放爲安效者誤也

能以禮讓章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毛氏奇齡
曰班昭上疏云論語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賈逵上
書亦云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則漢時論語
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於本文較明白或云是古論齊論
本非魯論本然亦不可考矣

不患無位章

不患莫已知 皇本知下有也字

注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黃氏幹曰所以立乎位
之道有可知之實求諸已也患無位患莫已知求諸人也求
諸已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己者有不
足祇足以自愧而已

參乎章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皇本之下有哉字

注貫通也 邢疏云貫統也言所行之道惟用一理以統天下

萬事之理也按統與通義同 毛氏奇齡曰夫子明言一貫

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者卽一申之道也而已矣者更

無他道也聖賢無異學千聖百王無異道夫子曾子與門人

無異心夫子一生只此忠恕論語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卽

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亦只此忠恕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爲一

貫而務絮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已成物爲一貫而提忠恕違

道不遠以綜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以平天下有萬

物非恕不爲功大學以藏恕喻人爲絮矩而中庸以求人先

施爲庸德是以論語兩一貫一是曾子一是子貢曾子是忠

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單是恕字不欲無加是子貢行恕實功卽博施濟衆亦以仁聖爲子貢強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之不欲無施人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強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全氏祖望曰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惟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尙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人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顯不然子貢之遜

於曾子固矣然其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卽一以貫之也哀公尙能問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間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概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卽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問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貫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冗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

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洪氏頤煊曰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秘惟曾氏得其真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按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卽孔子所謂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卽是一恕卽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卽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

果有不傳之秘也。顧氏炎武曰：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也。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問一而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賢之指矣。阮先生曰：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仍舊貫。

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按貫行也事也

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三

歲貫汝周禮使同貫刊傳注皆訓爲事

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

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

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

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卽中庸所謂忠恕違

道不遠及庸德庸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卽曾子本孝篇所

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所云曾子中夫孝弟忠信四

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卽天下古今極

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

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音而非聖賢行

事之道也張氏甄陶曰此章道理最平實是以盡心之功

告曾子非以傳心之妙示曾子曾子之唯是用力承當與顏

子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口氣一同不是釋迦拈花文殊微笑
忠恕而已矣是直截切指與門人共證明此第一義不是將
一貫之語移下一層蓋曾子年最少夫子沒時年方二十九
一以貫之非他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夫子亦三十而立曾子
此時安有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氣候夫子遽付以秘密心
印且曾子至死尙戰戰兢兢何曾得夫子此言便是把柄入
手縱橫貫串無不如意故謂此章夫子以盡心之功告曾子
則是以傳心之妙示曾子則非

門人問曰 朱氏彙尊曝書亭集云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
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
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
子之弟子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

弟子也子夏之門人間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

君子喻於義章

注 喻猶曉也 此用孔注 四書或問云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 任氏啟運曰非必此事之無利也君子深喻在義卽有利都不見得亦非此事之無義也小人深喻在利卽有義亦都不見得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見賢上有君子二字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七經考文云古本不賢下有者字

注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 任氏啟運曰

集注之是善是惡是只指一事說不指一箇人故胡氏說置

諸圈外

事父母幾諫章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注此章與內則之

言相表裡 皇本敬下有而字 禮記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

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

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

敬起孝按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

矣亦可與此章相證 王氏引之曰按勞憂也高誘注淮南

精神篇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惻惻 甫田傳切勞心

博博

素冠博博傳愛勞也

勞心草草之類

巷伯箋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

皆謂憂也勞

而不怨即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鄉

黨州閭孝子但憂之而不怨其親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可謂愛矣皇侃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

爲證按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

之事已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

涉胥失之矣

父母在章

不遠遊 皇本不上有子字

遊必有方 鄭注方猶常也邢疏云必有常所按禮曲禮爲人

子者所游必有常此蓋鄭注所本又玉藻親老出不易方故

集注直以方向爲言如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此即邢疏語

甲則不敢更請乙之意而較醒豁矣 任氏啟運曰此句游字上無遠字則千里萬里之游必不爲矣卽百里數十里之游亦必有方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

注胡氏曰已見前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釋文云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 翟氏澍曰巧言章亦一是包注一是王注而兩章語無小異直以爲重出可矣此逸其半又與禮坊記所引論語者合似不妨兩存之

父母之年章

不可不知也 注知猶記憶也 此注疏所未及胡氏泳論語衍說云謂念念在此不忘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孔注見其壽者則喜見其衰老則懼皇疏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者之徵故喜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滅故懼按此皆集注所本皇疏又載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愛愛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樂與博愛進欲以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以致養也

注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揚雄法言云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胡氏泳曰所謂愛日正恐其日之不足而事親之道欲無所不至也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 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包注古人之

言不妄出口 翟氏灝曰據包注或舊本經原有妄字未可
知若古下之字則可斷爲訛衍矣

以約失之者章

注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孔注俱不得申奢則驕佚
招禍儉約無憂患邢疏此章貴儉按注疏俱以儉訓約義尙
未賅朱子固嘗云約有收斂近裡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故
集注又引尹氏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皇疏引顏
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可入古格
言

君子欲訥於言章

欲訥於言 玉篇訥字下引此語云或作訥

注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輔

氏廣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又以孝聞於聖門而此十章皆反身切己爲孝之道是以疑其然也

德不孤章

德不孤必有鄰 注德不孤立必以類應 皇疏鄰報也言德行不孤必爲人所報也語淺而義晦故集注置之邢疏坤卦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身有敬義以接於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亦德不孤也 陳氏天祥曰此言人之德業不能獨成必有有德者居相鄰近輔導之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義與此同是又一說也

事君數章

注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 何解數謂速數之數邢疏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釋文云數難讀世主反謂數己之功

勞也按何讀色角反此集注所本正義也鄭讀世主反此異義也小雅僭始既涵毛傳僭數也釋文數音朔與此色角反同鄭箋僭不信也然則此數或可作僭解事君不信則辱朋友不信則疏所謂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謗已也此又一義也皇疏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疎遠按此章自以進言爲正解皇氏專主進止爲說其義頗淺故集注置之